

走进传统村落

多地以路为媒,串联传统村落

通途连山乡 古村成画卷

传统村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活载体,承载着乡愁记忆与民族风情。然而,交通闭塞让许多古村落“藏在深山人未识”,也制约着村民生活改善与乡村发展。

近年来,多地立足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实际,因地制宜完善交通路网,创新交通业态,以路为媒串联古村、激活文旅、改善民生。一条条交通线路,不仅打通了古村落与外界阻隔,更铺就了乡村全面振兴与文化传播的通途。

——编者



贵州黔东南州打造2180公里乡村旅游精品路线

一路兴百业 苗寨迎远客

本报记者 程 焯

晨光掠过山脊,寨子被染成温暖的金色。吊脚楼鳞次栉比,沿着石板路拾级而上,房屋墙面有各类古生物化石彩绘,民族风情与海洋之韵相映成趣。这里是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革东镇八郎村,一座深藏群山中的苗族村寨,因地下埋藏着5.2亿年前的寒武纪古生物化石群,也被称为“化石苗寨”。

曾经的八郎村,被大山围困。“只有几条小路出山,村子几乎与世隔绝。”那

通,百业兴,这里再不是被遗忘的角落。”刘锋的远见很快被印证。随着“村村通”“组组通”工程纵深推进,黔东南织就了一张密实的农村交通网,科考团队、亲子团、夏令营纷纷至沓来。

八郎村之变,正是黔东南州传统村落蝶变的缩影。这里坐拥415个中国传统村落,山水似画,民族文化多姿多彩。近年来,以打造乡村旅游公路自驾精品线路为契机,黔东南州形成一条全长2180公里的路网,将49个传统村落一线贯通。

路通了,另一场改变正悄然发生。从江县丙妹镇苗沙村,是一个以苗族为世居民族的传统村落,村民至今仍保留着佩带火枪、祭拜古树等古老的生活习俗。“好不容易来一趟,却只看一个寨子,总觉得不划算。”曾经,因地处偏远、景点

单薄,远道而来的游客常感意犹未尽。

为此,黔东南州创新推出景区直通车、“小车小团”定制游等新型交通业态。如今,全州已开通景区直通车30条,旅游定制客运线路8条,并精心打造精品线路12条。便捷的交通,让苗沙与肇兴侗寨等知名景区牵手,优势互补,文旅版图加速融合。

山东荣成市开通13条公交专线串联传统村落

公交串古村 联通新生活

本报记者 李 蕊

在山东威海荣成市俚岛镇烟墩角村,成群天鹅翩跹而至,悠然栖息于村前的碧波海湾。漫步村间,以石为墙,以海草为顶的老房子被悉心修缮,不少渔民将闲置的老屋改造成独具风味的特色民宿。一条条平坦的硬化路延伸至海草房檐下,崭新的公交车穿梭于山海村落之间,载着慕名而来的游客,观鸟赏景、寻访乡愁。

过去,像烟墩角村这样散落在海岸线上的传统村落,由于可达性不足,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状态。2023年,荣成市启动传统村落“户户通”建设工程,新建、改

造主次干道和村内道路70公里,开通13条公交专线串联传统村落,建成公交亭25个,2024年底完成全部建设任务并投入使用,实现了“村路硬化到地头、公共交通到村头、游客民宿到门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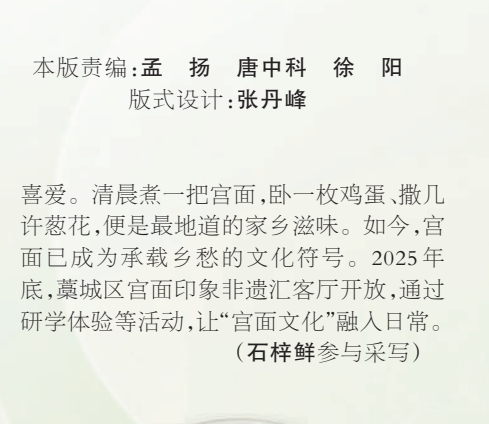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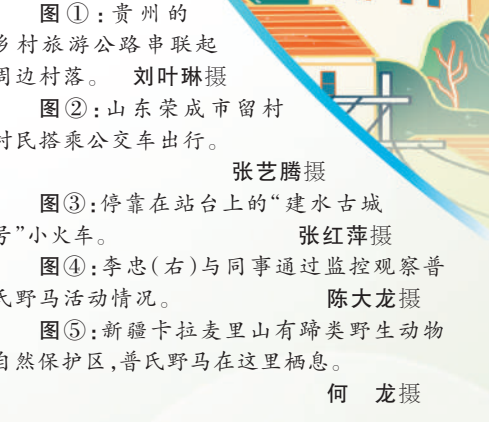
荣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邢晓介绍,推动这项工程,可以解决村内道路“断头路”“泥泞路”问题,打通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同时,还可以衔接乡村旅游发展需求,破解传统村落可达性不足问题,推动“美丽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

建设过程中,如何在方便出行与保护传统风貌间寻求平衡?

这里仿佛慢了下来。小火车每天上午下午各开一趟,抵达团山站后,会停留两个半小时,为游客留下充足的游玩时间。团山景区旅游管理公司导游张明慧介绍,小火车开通后,来团山村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不仅促进了景区门票收入增长,也带动了餐饮、住宿等行业发展,为村民带来商机和收入。

团山村村民普丽梅就是受益者之一,她在村里开办民宿,每到节假日,客房一房难求。“以前我和爱人在外地务工,小火车开通后,我们回到村里开办民宿,去年收入超过10万元。”对现在的生活,普丽梅十分满意。

为提升观光小火车的旅行体验,建水县持续推进沿线乡村环境治理,提升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和基础设施,同时发展生态观光、写生摄影等多元业态。开通至今,“建水古城号”小火车累计接待游客124万人次,营业收入达1.05亿元,带动沿线传统村落旅游快速发展。



追梦

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李忠

我给野马当“奶爸”

本报记者 焦恩雨

春日的贺兰山,晨风裹着暖意,栗色的普氏野马在山地间奔跑,蹄下卷起浅浅的尘土。

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红果子管理站副站长李忠发动皮卡,驶入蜿蜒的盘山路。车斗里,苜蓿草捆、玉米码放得整整齐齐,这是他和同事们为野马准备的补给。

“现在进入到春季森林草原防火季,我们也隔天必来一趟,添一次饲草,看看马儿身体状况。照顾它们要精细,马虎不得。”说话间,李忠利落地将饲料铺满食槽。

谈起与普氏野马的初识,李忠记忆犹新。2024年12月的一个傍晚,几辆特种运输车驶入贺兰山保护区。昏暗的光线下,李忠第一次见到了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比家马小一圈、长脸黑蹄白嘴、鬃毛短促挺立。

贺兰山,历史上曾是普氏野马的原生分布区。远古人类在贺兰山绘制的岩画上,至今仍保留着野马的形象。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它们曾一度在这片土地上消失。近些年,随着贺兰山保护区持续推进生态修复,植被覆盖率显著提升,昔日的“废弃矿坑”正逐渐变回野生动物适宜生存的“家园”。

眼前的这些普氏野马,从新疆卡拉麦里保护区远道而来。这不仅是物种的重新引入,更是一场迟来的“返乡”。

“养过羊、养过牛,还没养过野马。”李忠坦言,他在贺兰山工作了17年,守护过岩羊、监测过雪豹,可面对这群被称为“活化石”的野马,却只能从零学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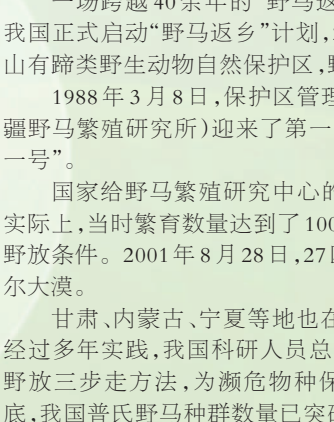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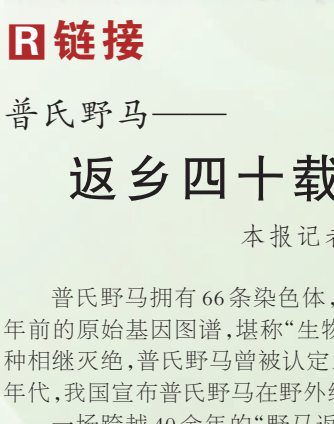
为了当好普氏野马的“奶爸”,李忠和同事们开启了“恶补”模式,钻研野马习性,调配营养餐,紧盯监控数据,通过北斗定位项圈追踪活动轨迹,还为每匹野马都建立了详细的健康档案。同时,管理站与北京林业大学合作,进行监测研究,并通过“分群管理+适应性训练+逐步放归野外”的模式,防止近亲繁殖,增强遗传多样性。

“每天,我们都会驱车巡山,清点野马数量,观察它们的状态。”李忠说,贺兰山地形复杂,沟壑纵横,野马活动范围极广。有时一天开车上百公里,却连个马影子都见不着。

即便如此,李忠凭着一双“火眼金睛”,总能在茫茫山野中锁定野马的踪迹。“没有好眼神,干不了这个活。”他自豪地说。

普氏野马的到来,也为贺兰山带来了勃勃生机。“它们的蹄子能翻土,促进种子传播;粪便既能滋养土壤,又能为昆虫提供食物。”李忠说,它们是名副其实的“移动生态工程师”。

展望未来,李忠心中有着清晰的蓝图:“希望所有的小马驹都能平安降生;3年内,野马种群能扩大到40匹。”



跟着味蕾去旅游

藁城宫面——

千年“银丝”藏乡愁

本报记者 邵玉姿

汤面蓄力,抻条展劲,上架定型……在河北石家庄藁城区的宫面生产车间,拇指粗的面坯经过一道道工序后,被拉抻成纤毫“发丝”,从晾晒架上垂落,如银丝倾泻而下。

这些“银丝”便是藁城宫面(图⑥,梁子栋摄)。它以精粉、精油、精盐为原料,油亮洁白、条细空心,煮熟后空心浸满汤汁,滋味独特。其制作技艺历史悠久,源于隋唐,盛于明清。清光绪年间,被地方选为贡品送入皇宫,“官面”之名由此而来。

制作宫面极为讲究,急不得半分。一份宫面的诞生,需经和面、汤面、盘条等十

几道传统工序,耗时20余个小时。

和面讲究“看天行事”。面粉和盐水的比例要根据气温和湿度调整,面团需反复揉搓,直至达到“面光、盆光、手光”的标准;盘条时,需双手连续捻搓,将面团搓成均匀圆条层层入盆,中途不得停歇;抻条环节更需沉心静气,攒足劲儿均匀发力,反复拉伸成型,一旦力道不匀,面条就会断裂。

宫面的独特风味,重点在“汤”字。汤面,又称醒面,即将和好的面团静置。反复汤面让面粉充分吸水膨胀,不仅造就其弹韧筋道的口感,更让面团形成气孔,经拉伸塑形后,形成竹节般的空心形态,成就“空心藏鲜”的特色。这般精工细作的宫面,久煮不烂,久放不糟,筋道爽滑,唇齿留香。

对藁城人而言,宫面是刻在骨子里的

喜爱。清晨煮一把宫面,卧一枚鸡蛋,撒几许葱花,便是最地道的家乡滋味。如今,宫面已成为承载乡愁的文化符号。2025年底,藁城区宫面印象非遗馆开放,通过研学体验等活动,让“宫面文化”融入日常。(石梓祥参与采写)



链接

普氏野马——

返乡四十载,突破900匹

本报记者 李亚楠

普氏野马拥有66条染色体,比家马多出一对,它保留着6000万年前的原始基因图谱,堪称“生物基因的活化石”。随着野马其他物种相继灭绝,普氏野马曾被认定为地球上现存最后野马。20世纪70年代,我国宣布普氏野马在野外绝迹。

一场跨越40余年的“野马返乡”行动,就此拉开序幕。1985年,我国正式启动“野马返乡”计划,24匹野马陆续运回新疆卡拉麦里山有蹄类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野马故乡结束了无野马的历史。

1988年3月8日,保护区管理中心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现新疆野马繁殖研究所)迎来了第一匹健康诞生的小马驹,起名“准噶尔一号”。

国家给野马繁殖研究中心的繁育任务是,到2000年完成80匹。实际上,当时繁育数量达到了100匹,经专家评估,普氏野马已经具备野放条件。2001年8月28日,27匹野马冲出围栏,踏入了广袤的准噶尔大漠。

甘肃、内蒙古、宁夏等地也在参与普氏野马的保护和野放工作。经过多年实践,我国科研人员总结出野马圈养繁殖、半散放训练、软野放三步走方法,为濒危物种保护积累了宝贵经验。截至2025年底,我国普氏野马种群数量已突破900匹,繁殖成活率世界领先。